

# 类固醇上的科学主义:自由进化的里维 (Scientism on Steroids- (A Review of Freedom Evolves by Daniel Dennett (2003)) (回顾修订 2019))

Michael Starks

## 抽象

人们一再说,哲学并没有真正进步,我们仍然被和希腊人一样的哲学问题所占据。但是说这一点的人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语言保持不变,并不断引诱我们问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有一个动词,看起来好像它的作用与吃和喝一样,只要我们仍然有形容词[相同],[真],[false],只要我们继续谈论时间的河流,在广阔的空间,等等,人们会不断绊倒同样的令人费解的困难,发现自己盯着的东西,似乎无法解释,无法清除。更重要的是,这满足了对超然的渴望,因为只要人们认为他们能看到"人类理解的极限",他们当然相信他们能看到超越这些。

这句话出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在大约70年前重新定义了哲学(但大多数人还没有发现这一点)。德内特,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个哲学家约40年,是其中之一。也奇怪的是,他和他的主要对手,约翰·西尔,在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人(西尔与约翰·奥斯汀,德内特与吉尔伯特·莱尔)下学习,但西尔或多或少得到了这一点,而德内特没有,(虽然它正在拉伸的东西打电话给西尔或莱尔·维特根斯坦人)。丹内特是一个强硬的威慑者(尽管他试图在后门偷偷摸摸现实),也许这是由于莱尔,他的名著《心灵的概念》(1949年)继续被重印。那本书在驱除鬼魂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它离开了机器。

德内特喜欢犯维特根斯坦、莱尔(以及许多其他人)已经详细揭露的错误。我们使用词的意识,选择,自由,意图,粒子,思维,决定,波,因,发生,事件(等等无休止)很少是混乱的来源,但只要离开正常生活,进入哲学(和任何讨论脱离了语言演变的环境——即,单词含义的确切背景)混乱。和大多数人一样,德内特缺乏一个连贯的框架——西尔称之为理性的逻辑结构。我已经大大扩展了这一点,因为我写了这个评论,我最近的文章详细显示了什么与Dennett的哲学方法是错误的,这可能称为类固醇的山达主义。让我以维特根斯坦的另一句话结束——野心是思想的死亡。

那些希望从现代两个系统的观点来看为人类行为建立一个全面的最新框架的人,可以查阅我的书《路德维希的哲学、心理学、Mind和语言的逻辑结构》维特根斯坦和约翰·西尔的《第二部》(2019年)。那些对我更多的作品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看到《会说话的猴子——一个末日星球上的哲学、心理学、科学、宗教和政治——文章和评论2006-2019年第3次(2019年)和自杀乌托邦幻想21<sup>世纪</sup>4日(2019年)。

人们一再说,哲学并没有真正进步,我们仍然被和希腊人一样的哲学问题所占据。但是说这一点的人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语言保持不变,并不断引诱我们问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有一个动词,看起来好像它的作用方式与吃和喝一样,只要我们仍然有形容词"相同",只要我们继续谈论一条时间河,就可以,在广阔的空间,等等,人们会不断绊倒同样的令人费解的困难,发现自己盯着的东西,似乎无法解释,无法清除。更重要的是,这满足了对超然的渴望,因为只要人们认为他们能看到"人类理解的极限——他们当然相信他们能看到超越这些。

"哲学是一场用语言来迷惑我们智力的斗争"。

"野心是思想的死亡"

"哲学家们经常看到科学的方法,他们不可抗拒地试图以科学的方式提问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源泉,将哲学家带入完全的黑暗之中。(BBB p18)。

"关于心理过程、状态和行为主义的哲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第一步是完全逃避注意。我们谈论流程和状态,并让他们的性质尚未决定。也许我们也许会更好地了解他们,我们认为。但是,这正是我们以特定的方式看待问题的原因。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概念,即学习更好地了解一个过程意味着什么。(在欺骗伎俩的决定性运动已经作出,这是正是我们认为相当无辜的)。"现在,这个类比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思想支离破碎。因此,我们必须否认尚未探索的媒介中尚未被探索的过程。现在看来我们好像否认了心理过程。当然,我们不想否认他们。 W PI p308

这些引文来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在大约70年前重新定义了哲学(但大多数人还没有发现这一点)。 德内特,虽然他已经作为一个哲学家约40年,是其中之一。也奇怪的是,他和他的主要对手,约翰·西尔,在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人(西尔与约翰·奥斯汀,德内特与吉尔伯特·莱尔)下学习,但西尔至少部分地得到了这一点,而德内特没有。丹内特是一个强硬的威慑者(尽管他试图在背后偷偷摸摸现实),也许这是由于莱尔,他的名著《心灵的概念》(1949年)继续被重印。那本书在驱除鬼魂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它离开了机器。德内特喜欢犯维特根斯坦、莱尔(以及许多其他人)已经详细揭露的错误。偶然地,就在这本书之前,我读过《我的思想》,这是丹内特在1981年与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合著的。他们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见我的评论),最可悲的是,他们转载了两篇著名的文章,指出出路的混乱---纳格爾的'什么是蝙蝠？'。

纳格爾指出,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认识蝙蝠的思想概念会是什么样子。 Searle同样解释了我们缺乏一种概念化思维的方法,以及它与计算机的作用有何不同(例如,它可以翻译中文而不理解它)。同样,对于许多哲学和科学概念来说,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测试来识别什么是好与坏,或者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使用词的意识,选择,自由,意图,粒子,思维,决定,波,因,发生,事件(等等无休止)很少是混乱的来源,但只要离开正常生活,进入哲学(和任何讨论分离从语言演变的环境,即,单词有含义的确切背景)混乱统治。维特根斯坦是第一个理解原因并指出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人。不幸的是,他死在他的黄金时期,他的作品几乎完全由一系列的例子,头脑(语言)如何工作,他从来没有写任何流行的书,所以对他的工作的理解仅限于极少数。

西尔是世界领先的哲学家之一,曾写过许多非常清晰和备受推崇的文章和书籍,其中一些文章和书籍指出,在丹奈特的《论战》中,他有着明显的缺陷。他的评论'意识解释离开'德内特的1991年的书'[意识 Explained]和他的书[康斯丘的奥秘]是非常著名的,并显示,方式是对于哲学写作来说,惊人的清楚,为什么Dennett(或者那些写过关于这个话题的数百位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还没有接近解释这个棘手的问题——即,你如何概念化意识。当然,在我看来(和维特根斯坦的)没有"难题",只有混乱的语言使用。许多人怀疑我们永远无法"概念化"任何真正重要的事情(尽管我认为W表明,他们混合了非常棘手的问题与如何使用这个词的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很明显,我们无处可去近它现在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科学问题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意识"通过进化和发展,一次被一个nEuros放在一起。"概念"是一个语言游戏,像任何其他,一个只需要搞清楚(指定明确的COS),我们将如何使用这个词。

德内特大多不理睬他的批评者,但却以恶毒的人身攻击支持西尔。西尔被丹内特等人指责为破坏认知心理学,这很有趣,因为现代哲学在狭义的学术意义上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描述性高等思想心理学),西尔30年来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是一个生物机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有意识的,思考的,等等。他只是指出,我们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西尔将"智力病理学"描述为"智力病理学",丹内特和所有否认他们着手解释的现象存在的人的观点。

Dennett在这里重复他的错误,并留下他的答复,他的批评者到这本书的倒数第二页,在那里我们被告知,他们都错了,这是浪费空间,以显示如何! 不出所料,整本书中没有提及维特根斯坦或西尔。然而,有许多提到其他老派哲学家,他们像他一样困惑。科学主义是大而无常的错误——将科学的真正经验问题与如何使用语言(语言游戏)的哲学问题混为一谈,几乎是普遍的错误。

和大多数人一样,他并不在意他所想的推论引擎,这迫使他得出某些结论,这些往往与世界上事物的方式毫无关系或是错误

的。它们是进化的好奇心的杂乱无章,在组织行为方面做着各种任务,几十万年前对生存是有用的。维特根斯坦是认知心理学中思想实验的先驱,并开始阐明这些引擎的本质和30年代语言的微妙之处,因此,他发表了这种评论。

Dennett说(p98)他的观点是相容的,即自由意志(我希望,为了一致性,我们可以等同于选择)与决定论是相容的(即,在任何时刻,完全有一个物理上可能的未来[-p25])。》。他想表明,决定论与必然性并不相同。

然而,整本书是烟雾和镜子,通过哪种方式,选择,在通常理解它的意义上,消失,我们留下'选择',这是我们不能选择的东西。自然,这与他早期著作《意识解释》中意识的命运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刚刚开始到达一个点,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一个神经元是如何工作的基础知识(或原子如何工作,该事项),任何人都应该认为他们可以飞跃理解整个布雷n并解释其最复杂的现象。请回忆维特根斯坦在开场白中的最后一句话:[而且,这满足了对超然的渴望,因为,只要人们认为他们能看到'人类理解的极限',他们当然相信他们能看到除此之外,语言游戏是高度多样和精致的上下文敏感,所以每个人都迷路。如果我们非常非常小心,我们可以布置语言游戏(例如,使用意识、选择、现实、心灵等词语来指定各种陈述的满意条件。)和清晰度成为可能,但德内特对风持谨慎态度,我们被拖入流沙。

这里至少有3个不同的主题(我们大脑的进化、选择和道德),而丹内特徒劳地试图将它们焊接在一起,以连贯的方式解释自由是如何从原子的确定性崩溃中进化而来的。然而,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接受弹跳原子(或者他最喜欢的例子,在电脑上运行的生命游戏)与现实同构。他从来不会想到,除非他准确地指定一个上下文,所以COS(满足条件——即,是什么使陈述是真或假的),否则他的陈述就没有意义。他知道量子不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原理)是决定论的主要障碍,无论定义如何(被许多人视为对自由的逃避),但却认为,由于此类事件太罕见,难以为所。从广义上来说,任何这样的事件都不太可能发生在现在,甚至在我们的整个生命在我们的大脑中,所以我们似乎被一个坚定的大脑卡住了(不管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指定COS)。然而,宇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也许"永远"),即使发生这样的量子效应,它似乎把整个宇宙推入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任何时刻都有一个物理上可能的未来——如果在任何时候,量子不确定发生,那么这个概念就不可能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有许多可能的未来。但是,这句话的COS究竟是什么?这让人想起了物理学矛盾的逃生之一——我们宇宙的每一个瞬间正在分支到无限多的宇宙。

他正确地驳斥了量子决定论给我们如何选择的想法。许多人提出了这个显而易见的想法,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如何指定一个精确的步骤序列,从物理学方程开始,最后以意识现象(或任何其他紧急现象)结束。如果是这样,他们肯定会赢得至少一个诺贝尔奖,因为他们不仅会有'解释'意识,他们将有'解释'(或更好的'描述',如维特根斯坦坚持)的普遍现象出现(如何高阶属性从较低的)出现。因此,他们必须解决"容易"的问题(确定大脑与某种精神状态对应的确切状态,最好指定大脑中所有原子在时间忽略的不确定性下的确切位置)和"硬"(究竟是什么)与意识或选择相关或产生等。当他们在做不可能的事情时,如何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对大脑的量子场方程进行精确而完整的解。众所周知,这些方程是不可计算的,即使是一个原子或真空,因为它需要无限的计算机时间。但无限会做一个原子,所以也许大脑将不再需要。从来没有越过他的脑海(也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原子如何"出现"从电子,中子和质子或分子从原子或细胞从分子等出现。是的,有一些方程式,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看到很多手挥舞和事实,只是接受为'事情的方式',所以我认为它显然是相同的意识,颜色,选择,痛苦从成堆中浮现出来细胞。当然,在维特根斯坦之后,我们认识到,与科学问题混在一起是哲学问题,即单词的不同用途(含义、COS)并不清晰,因此讨论大多不连贯。

他开始在第一页呼吁物理定律,以保护对梦幻般的概念,如非物质的灵魂,但物理是由概念一样梦幻般的(不确定性,纠缠,波/粒子二元性,施罗德的死/活猫等)正如费曼多次说的,"没有人懂物理!我们小小的大脑能做什么是有有限度的,也许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极限。

即使我们创造了一台能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比我们好得多的庞大计算机,也不清楚它能否向我们解释。理解一个想法需要一定程度的智力或力量(例如,记住一定数量的事物,并执行一定数量的计算/秒)。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掌握弦理论的深奥数学,不管他们要做多久。也不清楚弦理论(或任何其他)作为我们世界的数学(即真实)表示有意义。这需要明确的COS,我认为弦理论,量子思维理论等缺乏。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即使我们教它如何以"相同"的感官思考,我们也不会向我们解释真正复杂的事情。 但和往常一样,我们需要指定确切的上下文,以便能够看到单词的含义(COS),而大多数这类科学对问题没有认识。

在第一页是他最喜欢的一句名言,他把大脑比作一堆小机器人,在pg2上,他说我们是由盲目的机器人组成的。但是,对于有头脑的实体来说,COS 是什么? 大脑(和任何细胞)的工作方式与机器人的工作方式毫无关系,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概念化差异(即,我们知道机器人是如何工作的,但不知道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例如,他们如何做出选择,理解图像和动机等等)。正如我上面提到的,这是西尔在30年前指出的,但德内特(和无数其他人)就是没有得到它。

在第一页,我们还被告知,科学将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自由,并给我们的道德打上更好的基础。就我所见,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宗教,都对我们自由或道德的理解没有任何影响。 虽然他详细讨论了利他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生物学,但他从未提及认知心理学的大量证据,即我们的道德直觉在4岁儿童中是十分可言的。 相反,他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展示选择和道德是如何来自对事件的记忆和我们与他人的互动。 在pg2上,他说,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细胞的'目标'没有多大区别,在pg2到3上,我们的个性差异是由于我们的机器人团队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一生的成长和经历中。解雇人性,大量证据表明,我们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被编程到我们的基因和固定在幼儿期,是典型的他不断的阴徘徊来回的确定论和环境主义(即他的观点,即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经验和思考道德问题来发展道德)。但是,他再次将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混为一谈,即我们究竟在玩什么游戏,玩的是"机器人"、"头脑"、"决心"、"自由"等等? 书中的许多其他部分也表现出同样的困惑。 那些不知道科学证据的人可能希望阅读Pinker的《空白石板》,《博耶的教条解释》和最近几百篇左右的文本,以及数以万计关于个性发展的文章和网页,进化和认知心理学。

在pg4上,他说野性不知道它们是野性,我们知道我们是哺乳动物只有几百年。两者都表现出对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缺乏理解。本体学类别的认知模板是在数亿年前以原始形式进化的,动物具有识别其物种和其他物种和动植物类别的先天能力。对象,没有任何学习足以建立类别。野人知道他们像其他野人一样,我们的祖先知道它们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爬行动物是不同的,但彼此相似等等。 认知研究表明,这些类型的能力在非常年幼的孩子。同样,我们在系统1前语言感或系统2语言感中是否使用了"知道"? 见我的其他著作,了解两种思想观点体系的效用。

当然,这些词和哺乳动物词是最近才发生的,但它们与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无关。

第5页,他把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敌意归因于恐惧思维的产物,但没有推测这是为什么。尽管他熟悉认知心理学,但他不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许多科学结果与直觉心理学、联盟、社会思维的推理引擎运行通常产生的感觉相冲突,社会交流等,因为我在其他地方讨论。

在9页,他指出自由意志是个问题,我们对自由意志的态度会有所作为,但对谁呢? 除了哲学家,没有人。我们做出选择。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人必须走出生活去体验一个问题,然后一切都变成了一个。什么是意识,痛苦,黄色,意图,物质,夸克,重力等? 我怀疑,任何正常人是否经历过与人的互动或决策过程的根本变化,因为他们对选择的思考。这表明,这些问题有些奇怪。维特根斯坦表明语言游戏是不同的。有游戏的语言与认知模板的消除,或看到颜色等,和哲学思维通常是使用单词在错误的上下文或没有任何明确的上下文(人们可以称之为分离),所以没有明确的COS(意思)。

分离模式允许思考过去,规划未来,猜测他人的心理状态,等等,但如果一个人把结果以错误的方式,并开始认为'约翰会试图窃取我的钱包],而不是仅仅想象约翰可能会这样做,混淆进入和那些不能关闭分离模式或区分它与耦合模式,进入病理学

领域。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某些方面可能以这种方式被看到——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处于哪种模式,例如,不能看到精神分裂症的动机和它们可能有的动机之间的区别。语言游戏和另一个。

然后,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哲学的人做在这些分离(反事实)模式操作,但未能在它们面前保持与正常的差异模式。正常模式——例如,狮子在做什么——是第一只进化和分离的模式——狮子上次做什么,或者他打算下一步做什么——后来进化了。对于动物来说,这也许不是个问题——任何花费太多时间担心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动物都不会为基因库做出贡献。

有意思的是,只有当人类发展出文化并开始遗传退化时,大量的人才能通过基因生存,这些基因导致他们在分离模式上花费大量时间。因此,我们有哲学和这本书,它主要是关于在分离模式下运行决策模板,除了赚取版税,将结果放在一书中,供其他人使用在分离模式下运行他们的引擎,没有实际后果。让我们改变维特根斯坦的引言,改为:只要继续有一个动词,就决定它就像吃和喝一样,只要我们继续谈论行动自由,说我希望我做了其他,等等,人们会不断绊倒同样的令人费解的困难,发现自己盯着的东西,似乎没有解释,无法清除。

与大多数哲学书籍一样,几乎每一页,通常是每一段,从一种语言游戏到另一种语言游戏的变化,没有注意到,现在一个人将不得不开玩笑或做梦,或采取行动在一出戏或背诵的故事,等等,而不是实际上意图任何事情,也不描述世界上的实际情况。在第10页,他说,我们依靠自由意志来思考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在食物和水上,但是无论是谁,在哲学之外,站在满是食物的午餐柜台前,曾经想过这是多么美好,他们有自由意志,所以他们可以挑选可乐,而不是矿泉水?即使我想成为一个严肃的兼容者,并尝试在分离模式下思考这一点,我还必须退出并进入非分离模式才能做出实际选择。只有这样,我才能回到分离模式,想知道如果我没有能力做出真正的选择会发生什么。

维特根斯坦指出,假装游戏是如何寄生在真实游戏上的(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观察!参与非常复杂的分离情景的能力在4岁儿童中已经很明显。所以,我想说,通常情况下,没有人指望有选择,而是我们只是选择。正如维特根斯坦所阐明的,这是基于确定性的行动,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石。见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最近的作品和我的其他著作。

在同一页上,他再次表明,他没有掌握认知基础知识。他说,我们学会在选择的概念氛围中生活,而且,它似乎是一个稳定而历史性的结构,像算术一样永恒不变,但它不是。信仰认知心理学(和维特根斯坦)的全部主旨是,我们不(和不能)学习计划,决定,承诺,怨恨等的基本知识,但这些是推理引擎的内置功能自动和无意识地工作,并开始运行在非常早的童年。

在pg 14,他建议,我们很可能有自由意志取决于我们相信我们有它!我们相信我们看到了一个苹果,感到痛苦,快乐吗?信仰的语言游戏与知道单词中是不连贯的(没有明确的COS)在Dennett经常使用他们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口袋里有一美元,但如果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看它,我们不能有意义地说,我们仍然相信它(除了作为一个笑话等)。推理引擎可以在分离(信仰)模式下运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有选择或做出选择,但在生活中,我们只是做它们,只有在非常奇怪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说,我们相信我们做出了选择。但德内特说,这是普遍的情况。如果做出选择依赖于信仰,那么其他一切——意识、观察、思考等等——都会如此。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他说——自由意志的严重问题),那么我们会陷入麻烦,如果我们真的试图把它运用到生活中,那么疯狂就是几分钟的路程。和所有的哲学家一样,直到最近,他都不知道维特根斯坦为我们走出了一条路,通过描述知道系统1的未根据的"铰链"或自动论的实际基础,让我们从这种需要中走出一条路来立足于信仰。在他的最后一个作品"关于确定性"的想法。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在过去十年中对此进行了解释,我总结了她的工作,并将其纳入我的评论和文章。

在第65页等,他讨论了因果关系,意图和'非正式谓词-我们用来描述原子等,但认知研究表明,我们描述所有'对象'与有限数量的本体论类别,我们分析与我们的直观的物理模块,当代理(即动物或人或像他们之类的东西)被涉及时,我们使用我们的概念(引擎)来代理、直觉心理学、社会思维等来决定如何做。几乎没有因果关系模块,而是会涉及所有这些和其他推理引擎,具体取决于确切的情况。讨论可能性和必要性是一个easier,如果一个人谈论我们的模块输出的直观物理,机构,本体

论类别等。当然,这里没有提到维特根斯坦对因果关系、意图、决定的语言游戏的许多精辟评论,也没有提及西尔的经典作品《意图与社会现实》。

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安斯利的书上,《意志的分解》,其中讨论了我们对可能结果的夸张折扣(即推理引擎)。

他的大部分优秀作品罗伯特·弗兰克在利他主义,情感和经济学,但他引用的书是15岁,当这本书出版。正是宾厄姆的想法,由弗兰克和博伊德和理查森(1992年)放大,合作被惩罚作弊者手段的演变极大地刺激了。他提出这些作为达尔文方法的例子,这些方法是强制性的,也是有希望的。事实上,它们是,事实上它们是经济、进化和认知理论的标准部分,但不幸的是,他很少提及这些领域的其他工作。所有这些工作往往表明,人们不选择,但他们的大脑为他们选择(系统1快速自动'选择'与系统2缓慢审议'选择')。他并没有在这项工作与一般的选择问题之间建立任何令人信服的联系,就像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对强大的两个思想框架体系没有把握一样。

各种条纹的哲学家都被催眠了,因为他们能够分离推理引擎来玩"如果[如果]游戏,喜欢把违反直觉的标签放在本体论类别(即,如果苏格拉底是不朽的等等)。在这方面,他们与原始宗教共享一些元素(见博耶)。这不是玩笑,也不是侮辱,而只是指出,一旦掌握了现代认知概念,就会发现它们适用于人类活动的整个范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将会很奇怪)。但是,正如维特根斯坦如此完美地解释,语言游戏和S2的推理引擎有其局限性——解释结束了——我们击中了基石(S1)。但是哲学家认为他能看到超越它,在水面上走出来,或者像维特根斯坦说的那样,进入绝对的黑暗中。

在216号,他说,让自己成为一个人不可能做,否则是进化上升自由意志的关键创新,只有我们学会如何使自己对机会麻木不仁,我们才能自由。再次,人们可以说什么,但一个人不能意味着(状态明确的COS)任何东西,和Dennett甚至没有开始澄清COS。这些"能力"的功能(即"意志","自我","选择","原因"等的游戏)是从来没有说清楚。丹内特喜欢将他的想法隐藏在大量相当不相关的文本中(即,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

再次,他得到了事情倒退,因为有一个巨大的身体非常好的证据,从生物学和心理学,我们得到的感觉,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从我们的推理引擎,这些不是由我们有意识的自我的某些部分提供,但由发动机的自动和无意识操作。正如他所指出的,数百项与囚徒困境和相关协议的实验已经表明,操纵人们的选择是多么容易,他们的计算根本不自觉和深思熟虑,事实上,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的很多和neuro经济学研究致力于区分S1的自动化与S2的思考思维,并展示S1规则。

当情况纵,使人们意识到,他们更慢,更不可靠(S2)。因此,自然选择的压力一直存在,使得发动机快速、自动,难以经过深思熟虑。

德内特说,我们自己做,这样我们就不会做其他事,这是道德和选择的基础。证据正好相反。我们的推理引擎给我们基本的道德直觉,我们通常按照结果行事。如果我们或其他人不这样做,我们感到内疚,愤怒,怨恨等,然后欺骗基因将侵入人口,这是主要的理论之一,道德的一大部分如何演变。我们的基因使我们无法(大部分)不这样做,而不是我们的意愿或任何Dennett认为能做到的。我们通常可以选择采取其他方式,但我们自身的直觉和社会反对的知识通常会限制我们的选择。这些直觉是在5万到数百万年前在小群体中进化的。在现代世界,直觉往往不是我们长期的优势,社会控制是弱的。这是世界陷入混乱的必然进展的主要原因。

在pg225上,他终于潜入自由意志的定义,作为"一个复杂的机械原因,看起来像决策(从某些角度)"。他声称,这扮演了自由意志的所有宝贵作用,但缺乏传统自由意志所拥有的一些(未指明的)属性。烟雾是厚的,但我很肯定这些未指定的属性之一是我们理解的选择。他坚持认为(第226条的顶端),他关于决策的自然主义叙述为道德责任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但是让我们自己无法做到,这并不能描述我们实际运作的方式,也不会给道德留下任何空间,因为那将完全在于能够做其他。

他不提出任何检验标准,以决定一项选择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我怀疑他能否这样做。通常,如果有人要求我们移动我们的手,我们知道什么才算有选择,但是,典型的哲学家,我期望,不管它是否移动,他都会算作他的立场的证据,当然,如果一切都算,那么没有什么算作W特根斯坦如此尖锐地说了很多次。

在这一点上,他还开始讨论利贝特的众所周知的有意识的注意工作,这是这本书中唯一我觉得值得我花时间的部分。然而,利贝特关于我们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做决定的说法已经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如西尔和基尔斯特罗姆)揭穿了无数次。

在第253页和seq.,他潜入他的意识意志的定义-[大脑用户自我的错觉]-这是它的主要角色之一,提供[我]与自己在其他时候的接口"或'幻不幻,有意识的意志是引导他或她自己的道德责任的行动的人。""他说th我们需要的诀窍是看到"我'控制在简化障碍内发生的事情[决策发生的地方]"心理事件"通过进入记忆而变得有意识。"自我描述的过程...就是我们.关键是选择是可能的,因为自我分布在空间(大脑)和时间(记忆)上。他意识到这将会留下许多难以置信的(每个人都能跟随这个,真正理解奇怪的语言游戏!我知道很多人很难理解或认真对待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用镜子的把戏,某种口头上的轻快的手,在图片即将被介绍的时候,把意识和真正的自我从画面中带走。),但我要说,这是不连贯的,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意识和整个宇宙的一切(使这种主张的明显延伸)早已消失之前,我们得到了这一远在他的托姆。仔细观察语言游戏,就显示出它们缺乏连贯性(即,正如我在文章中指出的,没有明确的满意条件)。

和大多数哲学家和几乎所有哲学学家一样,他在第一句话中犯了致命的错误——没有以清晰(即有意义的)方式使用语言,而接下来只是一张纸牌。

维特根斯坦用他一贯的格言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我再重复一遍。

"关于心理过程、状态和行为主义的哲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第一步是完全逃避注意。我们谈论流程和状态,并让他们的性质尚未决定。也许我们也许会更好地了解他们,我们认为。但是,这正是我们以特定的方式看待问题的原因。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概念,即学习更好地了解一个过程意味着什么。(在欺骗伎俩的决定性运动已经作出,这是正是我们认为相当无辜的)。"现在,这个类比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思想支离破碎。因此,我们必须否认尚未探索的媒介中尚未被探索的过程。现在看来我们好像否认了心理过程。当然,我们不想否认他们。 W PI p308

在pg 259,他说文化使我们成为理性的动物!这是一个惊人的否认人类(和动物)的性质(即遗传学和进化)来自的人谁写了[达尔文的危险想法]!

大概他在谈论他的想法,即记忆散布在太空(大脑和他人)和时间(很像道金斯的模因),给我们选择和道德和意识(从底部第6行)。他说,意识是一个用户界面,但它从来没有明确用户是谁或在哪里,它是如何与大脑接口(你将不得不忍受通过[意识解释',发现有没有答案。虽然他多次提到进化和认知心理学,但他很少使用几十年来的术语(社会思维、直觉心理学、联合直觉等),显然对大多数概念不熟悉。如果他的意思是我们从文化中得到了道德的精细细节,那没关系,但是这是蛋糕上的S2冰块,S1蛋糕是由基因烤制的。

我们在这里也被告知,研发(他指的是进化在这里,但其他地方的其他事物)给了我们自我,语言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和道德。我相信他对此不会达成什么共识。似乎很清楚,意识和道德基础早在说语言之前(和更早)在灵长类动物中进化(尽管对于语言如何从大脑中现有的能力演变起来,这非常有争议的)。他继续说'道德模因是几万年前偶然发生的',如果他的意思是锦上添花,那也没关系,但他显然指的是蛋糕!然后他说,道德的不是我们基因的生存,这是一个惊人的(和完全不正确)的事情说,即使他只是指to模因。

在pg 260上,他声称,因为我们不理解我们[band 倾向合作],它们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但正是我们的模板(即互惠的利他

(altruism 促进包容性健身)的操作一切给我们和所有动物的每一个行动。正如道金斯最近在评论E.O Wilson最近支持"群体选择"的幻象的灾难性工作的评论中指出的那样,自然选择是包容性的(见我对威尔逊的《地球的社会征服》的评论)。有充分证据表明,如果我们的许多"模板"之一被损坏,一个人不能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例如,自闭症,社会病,志佐夫症)正常运作。我想说,是直觉心理学等模板的操作,引导人们在哲学上对反直觉的观点,我们没有意识和选择。

他还在这里说,当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观点并思考其原因时,这是主要的进化转变之一。这再次反映出他对进化心理学缺乏理解。我知道没有证据表明,基本的道德直觉,像所有的模板,是可进入意识,但有一个巨大的工作,显示相反。我们可能会决定我们的作弊是正当的,或者原谅别人的欺骗行为,但我们仍然知道这是作弊(即,我们不能改变引擎)。我怀疑我的祖先在一百万年前也有同样的感受,但事实却是,现在有很多其他事情可能被视为相关,有时这些会导致我的行为违背我的感情。另一个问题是,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不得不做出许多重要的或"道德类型"的决定,而引擎并没有进化出来给出明确的答案。

在pg 267,他说,我们现在取代我们的'自由浮动原理-可能对应于什么认知心理学家称为我们的模板或推理引擎)与反思和相互说服。在286号,他说,这是一个孩子的教养——要求和给出理由——影响了道德推理。再次,他只是没有掌握在过去30年的研究发生了什么-模板是与生俱来的S1自动化,不能随着反思或成长而改变。然后,我们再次被告知,意识使道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给自我,而自我负责。重复性不再连贯或可信。

在pg 289,他有一个章节摘要,重复的错误观念,即文化,使反思成为可能,这种选择取决于教育(记忆)和分享。很显然,不是文化,而是继承的认知结构,使得思考和选择成为可能,文化决定了可接受的行为及其奖励或惩罚。在第303页,他讨论了"不和"之间的经典哲学障碍,不知道我们的模板很久以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告诉我们如何去感受别人的情况。他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有数以百计的"文化"通用植入我们的基因(例如,见平克的[空白石板])和西尔的经典论文"如何从Is派生Ought"。

他经常开始讨论一下,看起来这将对进化心理学中一些问题的良好讨论,但总是徘徊在哲学的奥卡纳,最终陷入更多的混乱。这发生在第261第261,他说,像[值得称赞]的概念是几千年来由文化塑造的,而大多数人会说,这些概念的基础是在基因中,每种文化只决定对直觉的可接受反应的细节。成员从他们的先天机制。在pg 262,他试图解释ESS(进化稳定策略)如何产生道德。他在这里的想法是,遗传的"研发"(即进化)产生对道德的模糊理解,然后文化(美学)产生变异和澄清。我想说,我们都知道,而且很多研究已经清楚表明,我们通常从推理引擎中获得非常明确的结果,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模糊地理解。文化只是决定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感受我们的感情。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主要涉及道德罪责。他提到哈特和霍恩的法律经典,我开始阅读30年前,因为它的作者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丹内特告诉我们,我们对自己的道德有控制力,而道德的思考会改善我们。但是,在这本书中,这种观点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任何人逃避猴子心灵的指令,我确信,当工业文明在22世纪崩溃时,人们将像20万年前的祖先那样行事。这是一个可以辩护的观点,那些设法逃脱的人通过旅行的精神道路,与哲学无关 - 并没有在整本书的灵性暗示 - 另一个说明点,考虑到许多神秘有迷人的关于心灵功能的事情。在Osho的200本书和磁带中,我发现如何自由和道德的智慧比哲学中的任何地方都多。

毫不奇怪,人们很少发现在大学教书的精神和道德先进者。这里,也没有迹象表明,丹内特在道德上是优越的。在思考道德40年后,他对他的批评者发起人身攻击,或者傲慢地不理睬他们。似乎很清楚,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被困在他的推理引擎的极限。

那么,有多少机会来提高我们的道德呢?似乎很清楚(例如,见Pinker的"空白石板"),我们的行为大多数是遗传的,其余的是由于我们环境中的未知因素,尽管父母、宗教和政党都做了大力的努力。平均而言,道德行为的变化(变异是我们唯一可以研究的)中,可能有5%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文化)。今天最重要的道德选择是那些影响世界命运的选择。但我们的模板



并不是为了处理人口过剩(谋杀除外)和气候变化(除了搬到别处杀死任何反对者)。

如果世界上数以亿计受过教育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弄明白什么是意识、选择或任何心理现象(即,如何描述其神经生理学相关性),那将是多么了不起的。如果这样做,我们期望他们成为使用一些异国情调的fMRI设备和最新的并行处理神经网络模糊逻辑计算机等研究前沿的科学家。这仅仅意味着他们指定神经回路和生物化学/遗传学。因此,他们无法回答哲学(高阶思维描述心理学的语言游戏)的问题。但它不需要答案——就像空间、时间、物质的存在一样,事情就是这样,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澄清我们可以玩的语言游戏用这些话。但是,哲学家或物理学家只是坐在那里思考,拿出科学解决最大的科学难题有!然后写整本书,没有先与怀疑论者核实。回到开头的引言——野心就是思想的死亡。的确,尽管维特根斯坦显然在思考深刻的思想!